

第一章 新词语概说

第一节 新词语的范围

一 新词语的时间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引起了语言的变化。而在现代汉语的诸要素之中，词汇的发展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词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旧词语的消亡和新词语的增加两个方面，而新词语的大量增加又是词汇发展变化中最显眼的。因为新词语的剧增引起了汉语词汇系统的明显变化，也因为新词语在新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新词语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语言工作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进入 80 年代以来，关于新词语的专论近三百篇，关于新词语的词典近四十部。这些成果，或者对新出现的词条进行及时的收集和整理，或者对新词语进行不同层面的分析和探讨，总之，十几年的努力探讨，使汉语新词语的研究由浅入深并达到一个新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新词语的时间范围各执己见，不同的学者在新词语起始时间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很大，时间跨度多达几十年。新词语时间范围上的分歧直接影响到新词语的确定。从理论上说，这种状况影响到汉语词汇系统内部各成员的划界标准问题，长期下去，会使汉语词汇单位时限不清，范围不明，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水准。从实践上说，这种状况影响到各种词典的编纂工作，目前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同是编写新词新语词典，但所收词语的时间范围却相差几十年。例如 韩明安主编的《汉语新词语词典》收选的是“抗战胜利迄今（1945 年—1988 年）四十余年产生的新语新词”^①。李行健、曹聪孙、云景魁等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记录和汇集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现代汉语中出现的新单词和新词语。^② 于根元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收选的是 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到 1990 年之间的语词性的新词新语新用法。^③

各词典收词时间范围所以存在着差异，其根源在于对新词语时间界限看法上的分歧。看来，对新词语的时间范围问题进行研讨，进而提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划界标准，是新词语研究工作中刻不容缓的一个课题。综合分析前面一些学者对新词语时间范围的有关论述，我们认为，目前学术界对新词语时间范围的认识有以下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新词语的时间跨度普遍过大。一种意见是将新词语的起始时间定为“五四”以后，这样一来新词语的时间跨度达八十年；另一种意见是将新词语的起始时间定在解放以后，这样计算新词

韩明安：《汉语新词语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凡例》。

② 李行健、曹聪孙、云景魁：《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 1989 年版，《前言》。

于根元：《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前言》。

的阶段。

搜集新词语，研究新词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新词语的界限问题。新词语的界限包括时间界限和空间界限，其中关于新词语的时间范围又是争议较大的。例如：

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中说：“按照对于‘新’的这种理解，目前汉语新词语就大约是 60 年代后期以来陆续产生而稳定地使用到今天的词语。”

符淮青在《现代汉语词汇》中说：“新词是相对的。现在所说的新词语 主要指‘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

姚汉铭在《新词语·社会·文化》一书中说：“总之 新词语的时间界限是以 70 年代末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基准 参考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 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 年）为时间界限。”

徐国庆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一书中说：“但是 我们是来观察‘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新词 严格地说，‘五四’以后出现的词，都应该是新词。不过，语言词汇毕竟是一个动态系统，即使是鲁迅时代的词，对今天而言，也已经十分古老了……所以，新词的观察视点应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词上，同时不排除此前产生的新词。”

赵克勤在《论新词语》一文中说：“我们所说的新词语是指解放以后产生的，也包括全国解放以前各解放区或根据地产生的新词语 以及全国解放后港、澳、台使用的新词语。”

李振杰在《近十年汉语中新词新义的产生》一文中说：“……所谓时间界限也只能是大致的；如对汉语词汇的新旧划分，可以以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或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两个历史转折点为时间界限，也可以以最近三五年或十年作为一个时间范围。”

语的时间跨度也达五十年；还有一种意见是将新词语的起始时间定在改革开放以后，即使这样，新词语的时间跨度也有二十年。如果某些词语出现于 50 年前甚至 80 年前，流行、使用了半个世纪甚至近一个世纪，到现在仍被看做新词语，那么，人们会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种语言的词汇系统有没有新旧转换机制，难道新词语就要永远“新”下去吗？怎样看待 80 年前产生的和 80 年后产生的词语？词语在 80 年的时间跨度中不分新与旧，这不能不说是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一件憾事。事实上，80 年前或 50 年前产生的词语，例如“民主”“科学”“解放军”等，现在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是新的，如果将这些词语都算作新词语，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大部分词语都是新词语，《现代汉语词典》以及其他一些工具书所收选的也是新词语占绝大多数，这无论如何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第二，新词语时间范围的确定以历史时期为标准。从上述的关于新词语时间界限的论述中，我们发现，新词语时间范围的划界不是依据语言学标准，而是依据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的历史年代，例如“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进行的。诚然，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肯定要引起语言词汇的发展变化，在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期，新词语的大量出现是理所当然的，新词语的时间界限，尤其是新词语产生的起始时间以历史年代作为主要参照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新词语毕竟是一种语言现象，它除了能够及时记录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新现象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外，作为语言词汇的成员，新词语还有自己的语言学特征，所以，新词语的时间范围的确定应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过分地强调新词语时间界限的“相对性”。学者们在谈到新词语的时间范围时，几乎都很强调新词语时间界限的“相对

性“动态性”。我们承认，语言中新词与旧词的区分具有相对性，所谓“新词语”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五四”时期以后产生的词语对于“五四”以前产生的词语来说，应该是新词语；新中国成立以后产生的词语对于“五四”时期的来说，应该是新词语；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词语对于建国时期的来说，也应该是新词语。但是，如果过分地强调这种相对性，那么便会得出一个结论：“五四”以后出现的所有词语都是新词语。这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发展的客观实际的，也是违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的。“相对性”的观点，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以一个时限作为时间范围，例如把“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词语都看做新词语；另一种是以多个时限作为时间范围，例如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两个历史转折点为时间界限，也可以以最近三五年或十年作为一个时间范围。我们说，这两种倾向都不能真正解决新词语时间范围的划界。

那么，新词语的时间范围应该如何划定呢？我们认为，应该建立广义新词语与狭义新词语的概念。所谓广义新词语，是指时间范围广泛的新词语，是体现社会历史年代特征的新词语，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以后出现的词语都可看做广义新词语。建立广义和狭义新词语的概念，主要是为了让“新词语”有一个分工。广义新词语是指历史性的新词语，它的时间范围可以涵盖“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因为“五四”时期的“废文言、兴白话”的运动使白话文取得了正式语体的资格，这在现代汉语的发展史和汉语词汇的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以“五四”时期为起点，“五四”以后出现的词语为广义新词语，虽然时间距离较大，但是从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过程来看，这种广义的“新”也是说得过去的。

广义新词语是更应该体现其相对性的。为了科学、合理地解释所谓“相对性”我们认为应该引入“时点”的概念，即广义新词语应该是具有时点性的新词语，它可再按不同时点来加以区分，例如“科学”“民主”是“五四”时期的新词语，“肃反”“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新词语，“改革开放”“电脑”是新时期的新词语。

所谓狭义新词语，是体现语言的词汇特征的新词语。狭义新词语是指现实性新词语，它的时间范围的确定应以词语的语言学上的新旧转化所需的时间为依据，而不像广义新词语的确定是更多地侧重于历史年代。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个词语从产生，到被人熟悉，到成为通用语，这个过程一般需要二十年左右，所以狭义新词语是应该体现时段特征的新词语，它的时间范围可以定为二十年左右，在这个范围内出现的新词语都可看做狭义新词语。

建立“狭义新词语”这一概念，是为了让“新词语”这一术语能够体现语言学意义，也是为了让“新词语”的“新”名副其实。这样做，更有利于处理现实性新词语。例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很多人都主张这一时期可以看做新词语的开始，但是，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度过了 20 年，今后还要继续下去，20 年以后或者 40 年以后，现在的新词语到那时将怎样被看待和称说？建立狭义新词语的概念，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978 年至今出现的词语都是狭义新词语，再过 20 年，这些词语就变成了广义新词语。本书研究的对象，是狭义的新词语，即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至今出现的新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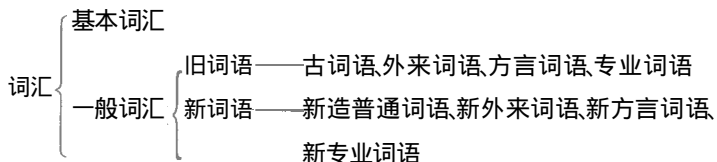
二 新词语的空间范围

（一）从新词语的词汇汇集成员来看

考察新词语的空间界限，首先要明确新词语在现代汉语词汇

系统中的地位，新词语与其他词汇成员的关系，其次要明确新词语作为一个与旧词语相对待的词汇单位，又是由哪些成员汇集而成。

在分析论述现代汉语词汇单位的组织形式时，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常用的说法是：“词汇的构成”和“词汇单位的汇集”。考察词汇的构成或汇集，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例如，从词语在语言词汇中的地位、作用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从词语的来源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方言词语、外来词语；从词语出现的时间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古词语、新词语；从词语的使用场合来看，可以分为口语词汇、书面语词汇等等。在上述的，从不同角度对汉语词汇的划分中，比较重要的是按地位、作用进行的划分。从现代汉语词汇构成的角度来观察新词语的地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新词语属于一般词汇。它同方言词语、外来词语、古词语、专门词语等等一起构成一般词汇。我们认为，“新词语”这一术语在这里的含义是比较模糊的，所指的范围也是不确定的。准确地说，在一般词汇中与古词语、外来词、方言词、专门词语并列构成一般词汇的应该是“新造词语”或“新生词语”，它专指利用汉语固有语素和汉语固有的构造方式构成的新词语，而外来词语、方言词语、专门词语也应该有新旧之分。所以在“一般词汇”这个层面上，还应该进一步分出“旧词语”和“新词语”。具体情况如下：



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新词语与新造词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新词语本身是一级单位，它由新造词语、新外来词语、新方言词语、新专业词语等词汇单位汇集而成。

(二) 从新词语的词汇构成单位来看

从原则上说,新词语的词汇构成单位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词汇构成单位应该是一致的,但目前的问题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构成单位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意见还不一致。不同意见的分歧点是,语素是否应该看做词汇单位。主张将语素列为词汇单位的有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上册增订二版认为词汇单位共有“语素”“词”“固定短语”三种。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认为语汇单位共有“语素”“词”“固定短语”三种^②。此外,徐国庆的专著《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也认为词汇系统是由语素、词、固定词组这三种词汇成分构成的语言建筑材料系统。^③不主张将语素列为词汇单位的有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④

我们主张现代汉语的词汇构成单位(包括新词语的构成单位)应该是词和固定词组两种,而不应包括语素。理由是:第一,从词汇单位的基本特征来看,词汇单位都应具备独立运用的特征,而语素不具有这一特征;第二,从语言的建筑材料的性质来看,语素不是直接的语言建筑材料。的确,语素是不是词汇成分,关键在于对语素作为语言建筑材料性质的理解。笼统地说,语素、词、固定词组等都可以看做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因为,语言建筑物是由词、固定词组等建筑材料构成的,而词、固定词组又是由语素构成的,如果承认词、固定词组是建筑材料,就得承认语素也是建筑材料;但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确定的是词汇单位,词汇单位应该是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页~256页。

② 邢福义:《现代汉语》(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162页。

③ 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④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8页。

直接参与建造语言建筑物的单位，至于语素，它是间接建造语言建筑物的单位，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不能忽视的。第三，从词汇单位的记录、整理、使用情况看，基本的单位还应该是词和固定词组。在编写词典的时候，我们收选的单位一般是词和固定词组，除特殊目的之外，我们不以语素为基本单位，这是因为在语言词汇单位中，词和固定词组是最基本的。

新词语是新的词和新的语的总和，新词应包括新造的词、新吸收引进的方言词、港台词、外来词、新的专门用语、产生了新义的旧有词语。新语是指各种固定词组，从理论上说，应该包括新惯用语、新谚语、新歇后语等等。应该说，进入新时期以来产生于人民群众中的格言、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是很丰富的。本来，它们都应是新词语研究的内容，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又是一个方言复杂的国家，所以上述的新的语言形式往往带有较强的地域性而缺少统一性，这为我们全面、系统地研究新词语的全部内容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在上面提到的新的语言形式中，惯用语是个例外，它较少带有地方性而更多地体现出普遍性，所以，我们的新词语研究中关于“语”的部分以惯用语为代表。

（三）从新词语的词形、意义、用法方面来看

应该说，这三个问题不属于一个平面，词语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体，词形和意义恰恰体现了结合体的构造形态，而用法则属于词语运用方面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本不该放到一起来考察。但是，新时期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现象，比较突出的就是除了产生大量的新词、新义以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用法，旧词新用便是其中之一，在确定新词语的界限时，新的用法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标准。如果将“用法”单独作为一个标准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标准只适用于旧词新用这一类，缺少普遍意义，所以我们

将词形、意义、用法放在一起考察。我们以词语的词形、意义、用法三个方面的新旧表现形式为依据列出下表，进而考察新词语的范围。

类别	例 词	词形	意义	用法
1	特区、普法、生态、网民	新	新	新
2	发廊、弱智、待业、性骚扰	新	旧	新
3	红娘、婆婆、大锅饭、滑坡	旧	新	新
4	先生、老板、教头、拍卖	旧	旧	新
5	社会、语言、美丽、歌唱	旧	旧	旧

以上的例词中第 5 类不属于新词语，这是肯定的，第 1 类和第 2 类属于新词语 这也是肯定的 至于第 3 类——旧词新义和第 4 类——旧词新用，是否也算新词语，意见稍有分歧，但是将这两类词语列入新词语的意见占上风。例如：

赵克勤认为：“新词语不应该仅仅限于新词形，也应包括旧形所包含的新意义……就新的意义说，‘起飞’‘红娘’‘婆婆’都应该新词语。这样，有很大一批新旧意义兼有的词进入了新词语的行列……有些词语死亡已久，早已被人们遗忘，这几年突然复活。如‘拨乱反正’原见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是个古语，多年不用，现在则经常出现在报章杂志和文件上。‘吐故纳新’原见于《庄子·刻意》，也是早已死去的古语。自从毛主席在关于整党建党的指示中启用了这个词语后，就又恢复了活力……那么，这些死而复生的古语算不算新词语？我们认为也应该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语言环境里使用这些古语，使它们有了新的生命、新的面貌，有些还产生了新的意义，当然应该把它们列入新词语。”^①

王铁昆认为：“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他语言中，从

^① 赵克勤：《论新词语》，《语文研究》1988 年第 2 期。

本民族语言的方言词、古语词和行业语中新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了新语义、新用法的固有词语。^①

姚汉铭认为：“新形式的新词语要研究，旧词获得了新义、新用法也需要研究，因此从语用上说，新词语中应包括‘旧词新义’‘死词复活’等旧形式的变异词。”^②

另外，从目前出版的新词语词典的收词情况看，大多数的新词语词典都将“旧词新义”“旧词复活”的形式收入词典中。例如闵家骥等编写的《汉语新词新义词典》、李行健等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李达仁等主编的《汉语新词语词典》、于根元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词形、意义、用法这三个方面中有一个是新的，就可看做新词语。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上表中的第 1、2、4 类都可看做新词语，而第 3 类，也就是旧词新义一类，从理论上说，不应看做新词语，具体理由将在下一小节中讨论。

三 与新词语范围有关的问题

（一）新词语与新出现的方言词语、港台词语、外来词语、专门术语

新出现的词语（包括新出现的方言词语、港台词语、外来词语、专门术语等）就一定是新词语吗？恐怕不能这样认为。因为，新词语是民族共同语的一部分，新出现的词语必须具备民族共同语词汇成员的基本特征才能成为新词语，然而，在新词语的研究中，国

① 王铁昆：《新词语的判定标准与新词新语词典编纂的原则》，《语言文字应用》1992 年第 4 期。

② 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 页。

外国内的研究者似乎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国内学者关于新词语形式特征的看法前文已有引述，这里仅引用保加利亚语言学家阿塔纳索夫关于新词语应具备的条件的论述：

- (1)它确实是必需的，无法用旧语词代替；
- (2)它的构造符合语言规范和社会习惯；
- (3)它能准确地表达这种新的思想或观念；
- (4)它容易上口，能很快被人接受。^①

上述的四项条件，的确是一个语词成为新词语的必需要素，但是，在这些具体条件之上，还应该具备一项先决性条件，即新词语并不是所有新出现的词语，而应该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词语。

我们所说的新词语，是汉民族共同语词汇系统中的新成员，这是新词语的根本性质，这种性质决定了新词语的成员必须具有全民通用的特点。从普通话词汇成员之间的关系来看，方言词汇、外来词语等在服从于民族共同语的同时还各自存在着不同的系统，方言词汇等也会不断地出现新的语言成分。当新的成分出现时，它们只服务于狭小的领域，并未取得全民通用的资格，这时它们只能是方言新词语、新专门词语等。这个问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意义。理论意义突出地体现在进一步明确新词语的性质，从民族共同语和非民族共同语的角度分辨出新词语与新出现的词语的区别；实用意义更突出地表现在新词语词典等工具书的编写中，能够避免将不具备全民通用资格的语言新成分编入其中。从目前出版的新词语词典中，我们发现有些词典就没有把握这条标准，而将新出现的并不是全民通用的词语作为新词列入其中。例如《现代汉语新词词典》收入了“摆马龙、白相、调花腔”，《新词新语词典》

陈原：《陈原语言学论著》卷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收入了“船儿亮、玩闹儿”等新方言词语和“密行条播、抵免、当量”等新出现的专门术语。^①

以上新出现的词语不能进入普通话新词语，原因是它们出现在较小的词汇系统中，使用在狭小的范围内，还不能为全社会所理解，缺少普遍性。那么，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新出现的方言词语等才能进入普通话词汇呢？一是出现于中央级报刊或权威性杂志中；二是具有复呈性；三是具备新词语应有的其他特征。

（二）新词语与新造词语

新造词语指的是利用汉语固有语素和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则创造的新词语。同前面的问题一样，是不是所有的利用汉语语素和结构规则创造的新成分都属于新词语，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新词语是民族共同语词汇系统的重要成员，而新造词语又是新词语的重要成员，所以，新造词的重要特征是应该具备全民通用性。

利用汉语语素和结构规则创造的新的语言形式有以下几种：

- (1)规范的新造词语 例如‘改革开放、软件、特区、扶贫’等；
- (2)偶发性词语 例如‘丽珠得乐’现象、11时30分式检查、三瀆指清理‘三角债’的三种措施)三知指亲知、真知、深知的简称)三老企业指乡镇企业(老乡)外资企业(老外)特区企业(老特)”;
- (3)生造词语 例如‘睇望、沸辣、追捧’等。

策 1)种情况是通常所说的新造词语，它们属于新词语是确定无疑的。策 3)种情况是不符合规范的生造词语，它们不属于新造词语，当然也就不应该是新词语。关于生造词语与新造词语的区

国怀林：《论新词语的确定》，载《语言学论辑》第2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别将在“新词语的规范问题”中详细阐述。

第 2) 种情况——偶发性词语，也有人称为“瞬息词语”^①。它可以是记录社会上新事物、新现象的新创造的词语，也可以是临时性的合称或简称。偶发性词语的最大特点是使用、出现频率低，缺少复呈性。正因为这一点，有人认为这类词语属于生造词语；有人认为它们和生造词语不同，具有表义明确的性质，但又有别于新词语，应看做介于新词语与生造词语之间，所以可以设立瞬息词语类，并使之独立成类。^②

我们认为，偶发性词语和生造词语的区分是明显的。生造词语的突出特点是：第一，使用大多数人不能理解的语素来构词；第二，语素之间的意义组合混乱；第三，多属于个人创造，缺少复呈性。偶发性词语只是在第三点上相似于生造词语，所以它在性质上不同于生造词语，而应属于新造词语。新造词语在刚出现时，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使用频率低，缺少复呈性这类词语有一些可以转化为使用频率高的新词语，另外一些则可能表现为瞬间显现、昙花一现，属于短命的词语。我们觉得，偶发性词语满足了社会交际的需要，传递了其他词语无法传递的信息，使用了汉语中固有的并被大多数人理解的语素和构词方式，完全应该列入新词语。

（三 新词语与旧词新义

旧词新义是指旧的词语在新时期中产生出新的意义。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新的语言词汇形式中，旧词新义占据相当的比重，据刁晏斌的《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一书中的统计“，在《现

① 国怀林：《论新词语的确定》载《语言学论辑》第 2 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13 页。

② 同上，第 114 页。

代汉语新词词典》^①所收的一千三百余条新词语中，约有一百四十条属于旧词语新用，比例数是百分之十点一。我们还粗略地统计了其他八部新词语工具书中旧词语新用的数量，比例大致都相差不多，大约都在百分之十'^②。

旧词新义是不是新词语，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持肯定态度，即将产生了新义的旧词语也算作新词语。赵克勤在《论新词语》一文中说得十分明确：“新词语不应该仅仅限于新词形，也应该包括旧词形所包含的新意义。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沈孟瓊《新词新语之概貌》、王铁昆《新词语的判定标准与新词新语词典编纂原则》、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等。另一种意见持否定态度，即不把产生新义的旧有词语归入新词语，例如国怀林在《论新词语的确定》一文中说，如果把所有产生了新义的原有的词语都看成新词语，“无疑将新词语的范围扩大了。按照这种处理方法，只要原有词语一产生新义，表示这个新的意义的词语形式就成了不同于原有词语的新词语。那么照此而推，语言中的多义词语的几个义项都应是几个不同的词语了，因为多义词的几个义项不可能是同时产生的。这样做无疑将破坏词的同一性”。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徐国庆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等。另外，《近十年来汉语新词新义的产生》^③《试论新时期的新词语》^④等文章中所说的新词语，都不包括产生了新义的旧有词语。从目前出版的新词新语词典中，将旧词新义作为新词语收入词典的，也占多数，所以说将旧词新义

王均熙、董福光、钟嘉陵编，齐鲁出版社 1987 年版。

刁晏斌：《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5 年版 第 55 页。

李振杰：《近十年来汉语新词新义的产生》，《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 年第 2 期。

季恒铨等：《试论新时期的新词语》，《语文研究》1989 年第 4 期。

看做新词语的观点占了上风。

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旧词新义与新词语的关系，这是新词语界定中比较棘手的难题。旧词新义与下面三种现象的关系，是考察、解决这一难题的出发点。

1. 旧词新义与同音同形词

有一些词语，是同音同形词语，还是旧词语产生了新义，这需要首先弄清楚，因为同音同形词语不属于旧词产生新义，不是我们要重点考察的。例如“超生”是个旧词语，属于佛教用语，指的是“人死后灵魂投生为人^①，进入新时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词语“超生”指的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超过规定的生育指标。这种现象只是同音同形词，绝不是旧词产生新义，因为这两个词之间没有共同的意义做基础，没有历史演化的痕迹，仅仅是同音现象。除此之外还有：“托福”——依赖别人的福气 使自己幸运；“托福”——以英语为外语的资格考试；“人流”——流动的人群；“人流”——人工流产；“可乐”——值得高兴；“可乐”——一种饮料。像这种由于不同的来源或使用不同意义的构词要素构成的同音同形词，后出现的都是新词语。

2. 旧词新义与新词语

旧词语产生新义之后，如果新旧意义之间失去了联系，意义内容出现了分化，那么这个新义就应看做是独立的新词。张永言在《词汇学简论》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如果一个词的新旧意义的联系已经断绝，或者说意义结构已经解体，结果就是新词的产生，即词汇的量的增长，同时也包含着质的发展”^②。

^①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第 147 页。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56 页。

“点播”作为旧词语是指“播种的一种方法，每隔一定距离挖一小坑，放入种子，也叫点种（diǎn zhòng）”。进入新时期以后，汉语中又出现了一个“点播”，这是指“指定节目请广播电台、电视台播送”。两个“点播”是不是同音同形词语呢？不是，因为它们分属于一个语素的两个语义变体，有共同的意义来源。是不是一词多义的多义词呢？也不是，因为两个“点播”虽然有一定的语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已经很弱，新义与旧义之间已无明显的关系，新出现的“点播”可看做独立的新词语。《现代汉语词典》也是将两个“点播”分立为两个词条。《现代汉语词典》还将“热线”分列为两个词条，认为后出现的“热线”是新词语，而不是旧词新义式的多义现象。

〔热线〕¹ 红外线。

〔热线〕² 为了便于马上联系而经常准备着的直接连通的电话或电报线路。通向热点的路线。

还有一些新词语，虽然《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仍然认为是旧词新义式的多义词，但是我们认为应该看做是从旧词语中分化出来的新词语。例如：

强人 旧词语 指强盗。

强人 新词语 指强有力的人，坚强能干的人。

持平 旧词语 指公平、公正。

持平 新词语 指保持原来的水平。

新星：旧词语，指在短时期内亮度突然增大数千倍或数万倍，后来又逐渐回降到原来亮度的恒星。

新星 新词语 指新出现的有名的演员、运动员等。

3. 旧词新义与一词多义

旧词语产生出的新义，如果是原来意义派生出来的，同原来意义有着明显的意义上的联系，这应看做是旧词产生了新的义项，旧